



C. S. Lewis.

C. S. LEWIS

STUDIES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LITERATURE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 时期的文学研究

C. S. 路易斯 / 著 沃尔特·胡珀 / 收集 胡虹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C. S. Lewis.



STUDIES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LITERATURE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 时期的文学研究

C. S. 路易斯 / 著 沃尔特·胡珀 / 收集 胡虹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研究/C·S·路易斯著;沃尔特·胡珀收集;胡虹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
(刘易斯系列)
ISBN 978-7-5617-7372-7

I. ①中… II. ①路…②胡…③胡… III. ①文学研究—世界—中世纪 IV. ①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5702号

Studies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Literature
By C. S. Lewis

Copyrigh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1998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6-311号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研究

著 者 C·S·路易斯
收 集 沃尔特·胡珀
译 者 胡 虹
责任编辑 储德天
审读编辑 虞又铭
责任校对 林文君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78 16开
印 张 16.75
字 数 190千字
版 次 2010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2月第1次
印 数 3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7372-7/I·652:1.1
定 价 29.8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前 言

1963年11月22日C·S·路易斯教授逝世的时候，他未出版的手稿已所剩无几，尽管他笔下的作品数量丰富、令人惊异。他一生都在赶出版商的截稿时间，多数作品生前就已出版。路易斯从剑桥大学退休之前，我曾做过他的私人秘书，因此，他的哥哥W·H·路易斯少校同意让我来出版他的文学遗稿。

很多人在路易斯的论文尚未出版之前曾听他宣读过这些论文。在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中，我注意到，他曾为许多重要场合准备过学术演讲。但这些讲稿保留至今的却寥寥无几。这是因为，他常常把没有打算立刻出版的讲稿翻到背面，用于写作其他的作品和论文——用他那一贯细小工整的字体。由于路易斯习惯保持桌面整洁，这些手稿常被弃于废纸篓中。我猜想，这本书中有几篇文章，如评论塔索的那一篇，之所以保留下来，只是因为它们钻入了他的学院“文档库”——几个硕大的抽屉，他把用过的信封和零散的备忘录

都扔在里面。不过，才华横溢的他，即使扔掉了这么多东西，还是出版了数量惊人的书籍、论文、诗歌以及书评，这一点，大家在《理解C·S·路易斯》(1965)^①一书中我所撰写的关于他的著述史中可以看到。本书包括我能找到的所有涉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学的研究论文，由于各种原因，路易斯生前从未出版。此外，我还挑选了七篇相关的论文进行重印，对某些读者来说，这些论文较难找到。本书包含的文章，按照它们讨论主题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列。

路易斯退休前几年开始写一本书，“诗的研究”便是这本书的入门章节。其中某些内容重复了他的论文“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中的某些段落以及《遗弃的意象》一书中的某些部分。但是，这本书的目的与这两部作品都不相同；如他所言，这本书的目的是要“纠正误解的错误”，即使在这篇独立的章节中，这一目的也十分清楚。

同样，在“一部中世纪作品的诞生”中，我们也只有一本计划中的著作的第一章。他的第一个研究主题是莱亚门的《布鲁特》，路易斯对此越来越重视。这是他所撰写的最后几篇文章之一。他知道早期英语文本协会版的《布鲁特》正在筹备中，但还是不得不依据1847年的麦顿版。关于他的引文，我没有用早期英语文本协会版的引文将其替换，我决定，路易斯的论文是怎样就怎样印出来。

“中世纪人的想象和思想”是两场连续的演讲，其内容相当于《遗弃的意象》一书的纲要。但是，路易斯的方法却

① 一部纪念C·S·路易斯的文集。——译注

是不一样的，其不同之处在于：这些演讲是专门为剑桥大学动物学实验室的一批科学家们准备的，演讲时间是1956年7月17和18日。所以，这篇文章没有强调文学渊源——这些他几乎没提——路易斯的目的是按照中世纪人的理解，重新构建一个简单清晰的宇宙形象。有人若从未读过中世纪文学或厌烦冗长的介绍，但又想对此有个大致的了解，这篇文章其实就是一幅“地图”。

“但丁的明喻”是1940年2月13日在牛津但丁协会上做的报告。“《但丁》神曲最后十一篇中的比喻”是1948年11月9日在这个协会上作的报告。

“《亚瑟王之死》”是一篇评论维纳弗教授的《托马斯·马洛礼爵士的作品》的未署名文章，经《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许可，在此重印。从笔迹来看，我猜测路易斯的“塔索”一文写于20世纪50年代。

经哈考特·布雷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许可，我在此重印“埃德蒙·斯宾塞，1552—1599”，这篇文章原本是路易斯为《卓越的英国作家》（第1卷，1954）所选的《仙后》片段和《婚后曲》而作的介绍。在与哈考特·布雷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学术部已故编辑威廉·博斯特的通信中，路易斯谈到自己对这篇文章的满意程度，对读者只把斯宾塞当做“传奇作家”，他表示了担心。他抗议道，“对于尚未闯入的世界，（学生们）被过于小心地隔离在传闻之外”，只让他们阅读《仙后》中“珍贵的旧展品”，这些选文让读者心满意足，不再寻求新的冒险。路易斯在自己的选文中，努力从原诗中搜集了一些他认为能够再现其真实特点的段落：“按照斯宾塞

的做法，让人物的首次出现毫无准备。”结果，读者会急于要求继续阅读。记住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欣赏路易斯在本书重印的这篇文章里所讨论的“复调叙事”。“论《仙后》的阅读”原标题为“埃德蒙·斯宾塞”，经牛津大学出版社许可，从《十五位诗人》一书中重印。

“斯宾塞诗歌中的新柏拉图主义”是一篇评论罗伯特·埃尔罗特博士同名著作的论文，经《英语研究》（XIV, no. 2, 1961）编辑许可，在此重印。我选这篇文章，是因为它跟路易斯的其它书评一样，他本人的作用值得注意。当然，他对斯宾塞诗歌的一些最新看法（我在他的剑桥讲座笔记中发现），与他对埃尔罗特博士著作的评论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从我与路易斯的谈话来判断，我猜想，假如他退休以后的时间能长一些的话，他有可能以剑桥讲座为基础，写出一篇斯宾塞诗歌研究的专论，长度堪比一本书。令人高兴的是，的确还有一篇草稿在他的笔记中保存了下来。这就是“斯宾塞残酷的丘比特”，它是一篇研究《仙后》第3卷第11章第48节的论文，路易斯去世前的几个月还在跟阿拉斯泰尔·福勒博士讨论这篇文章。路易斯本人在谈到这篇文章时说，它体现了**图像**方法，他认为用这个方法研究斯宾塞很有成效。^①

“‘吉纽斯’与‘吉纽斯’”经《英语研究评论》（XII, no. 46, 1936）编辑许可，在此重印。“小议《酒神之假面舞

^① 路易斯关于斯宾塞的剑桥讲座笔记正由阿拉斯泰尔·福勒博士进行自由编辑。我们希望它们不久就能出版。【译按：这部著作名为《斯宾塞的生命意象》，已于1978年出版。】

会)”也经同一杂志(VIII, no. 30, 1932)许可,在此重印。

我在前面提到了“桌面”。路易斯无论在哪里都能写作,尽管有时条件十分不利。在职期间,他通常在学院的房间里工作,但在假期或周末的时候,他在牛津的家里,即“窑屋”(The Kilns)^①的两间书房里进行写作。我们因此可以预料,他的论文摆放没有特别的秩序:“斯宾塞残酷的丘比特”一文是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找到的。这种安排也表明,路易斯的部分藏书也总是在其他地方。他总是凭借记忆引用原文;我把这些论文中的引文与他所使用的文本进行对照之后,进行了一些小小的修改。由于路易斯本人并未打算出版这些论文,我按照自己的判断,对拼写和标点作了纠正和调整。

我想,我们都不知道,假如路易斯能活得更久一些,他会创造出什么样的作品来。我在前面谈到了本书中的两篇入门章节,此外还谈到路易斯越来越喜欢亚瑟王传奇。这使我想起他的退休计划。路易斯曾多次问我希望他写什么。我希望他写完墨涅拉俄斯的小说,但他只写了几章就写不下去了。而后我又建议他翻译莱亚门的《布鲁特》:这是他喜欢的,但这也意味着要等到早期英语文本协会的新版出来才能做。与此同时,他还有其他一些想法——在此,请大家原谅我稍稍离点题。

1963年8月的一天上午,我们正在讨论圣诞节计划,路易斯提醒我说,他既不送礼物,也不收礼物。随即他又表

① 建于1922年,原址是一座砖厂,路易斯一家于1930年买下这栋别墅。——译注

示，希望写一些关于亚瑟王传奇的东西——如果他有《通行版亚瑟王传奇》的话。“这七卷我都有，”我说。“真的吗？”他问，眼里闪着光。“是的，”我说，“你想要吗？”停顿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刚刚说了那些话，”他支支吾吾道，“你还愿意——你可以放弃它们吗？”看到珍贵的亚瑟王系列作品放在他的书架上，我感到无比快乐，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样的高见将由此迸发出来。

我感谢奥斯汀·法勒博士、科林·哈迪先生、J·E·史蒂文斯博士、阿拉斯泰尔·福勒博士以及达里尔·R·威廉斯在本书准备的过程中给予了宝贵的帮助和鼓励。感谢 W·H·路易斯少校给予我这一荣耀收集这些论文，这是他的弟弟最后一批研究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学的论文。

W. H.

牛津

1965 年圣马提亚日

目 录

前言 / 1

“诗的研究” / 1

一部中世纪作品的诞生 / 26

中世纪人的想象与思想 / 61

但丁的明喻 / 92

但丁《神曲》最后十一篇中的比喻 / 111

但丁的斯塔提乌斯 / 137

“亚瑟王之死” / 154

塔索 / 166

论《仙后》的阅读 / 184

斯宾塞诗歌中的新柏拉图主义 / 189

斯宾塞残酷的丘比特 / 211

吉纽斯与吉纽斯 / 219

小议《酒神之假面舞会》 / 229

译后记 / 241

专有名字与术语英汉对照表 / 243

“诗的研究”^①

读古书的方法不止一种。对于选择何种方法，斯皮尔斯先生^②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读者要真正欣赏一首中世纪诗歌，必须首先以某种方式回到过去”，即该诗歌所创作的年代。斯皮尔斯先生谴责了这一观点，认为它会“打消读者的积极性”，因为根据这种看法，读者就会寻找“诗歌过去的意义”，而不是“诗歌当下的意义”；他将会“阅读和研究诗歌以外的东西，而不会阅读诗歌本身、对诗歌本身作出反映”。

任何将我们带出诗外、使我们停留在诗外的因素都是让人遗憾的，对此我完全赞同。但我们也有必要走出诗外，以便带着更丰富的知识再迅速走进去。（我们必须经常走出中世纪诗歌，在字典或术语表里查阅难词。）此外，我们在诗

① 路易斯这篇文章的标题借用了古希腊传记作家和哲学家普卢塔克的一篇论文的标题 *De Audiendis Poetis*，即《诗的研究》。普卢塔克的论文意在告诉读者如何教年轻人阅读诗歌。——译注

② 《中世纪英语诗歌：非乔叟传统》（1957），第 48 页。

歌里的发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带了什么进去。斯皮尔斯先生对一切历史知识以及想象和情感的因素重视不够，尽管这些因素在他自己读古书的时候都会用到。古代文学创作时的风俗习惯和思想情感已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变化，如果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结果将会非常糟糕。看到诺西卡^①在洗衣服，而她的父亲却闲在一旁，读者还会以为自己在读灰姑娘的故事呢。在《骑士的故事》中，忒修斯把两个战俘终身囚禁在地牢里，读者会认为这是一种暴行。传奇战斗发生在和平时期，且骑士之间并无不和——在现代读者看来，这简直不可理喻。再者，对这样一位读者而言，骑士一词又意味着什么呢？

当然，举以上例子只是想说明中世纪诗歌的读者必须受过通识教育。但需要强调一点，我们这里所说的“通识教育”既包括大量的历史知识，也包括相当程度的心理调适。如果我们只是带着现代情感和观点读一部作品，它以前所具有的意义会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我们自己的理解，这是难免的。每个人都会犯这样的错误，哪怕是十岁的孩子和文盲，只是程度不同。习惯成自然，这种取代几乎都是无意中发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过程该走多远。我们是该满足于在通识教育的教导或强迫下“回到”原作者的态度呢？还是该依靠苦干和耐心，尽可能完全置身历史呢？

当然，我要问的问题是：作为文学爱好者，我们该选择哪种方法？假如我们是历史学家，问题就不存在了。

① 《奥德赛》中国王阿尔喀诺俄斯的女儿，曾帮助过遭遇船难的奥德修斯。
——译注

当目标为知识时，我们可以使用一切有效的方法走得越远越好，其中包括用最激烈、同时又最严格的方式来发挥我们的想象。我们想了解那些历史人物的经历，因此，不论离我们多么远，我们都希望亲身经历一下。从这个角度来看，一首诗歌无论对现代读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无论它多么令人愉悦，都不过是镜头上的一个污点而已。我们必须除去污点，拭净镜头，唯有如此，真正的历史才能更清楚地呈现出来。

然而，对热爱诗歌的人来说，两个答案都对。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欣赏历史的方式有两种，正如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游览另一个国家一样。有的人带着他英国人特有的习惯和特点去国外，回来的时候什么也没有改变。无论走到哪里，他总是和其他英国游客为伍。他眼里的好旅馆就是英式旅馆。他抱怨茶难喝，因为他想的是上好的咖啡。他发现“当地人”离奇古怪，而且他们还很喜欢这些离奇古怪的特点。他可能有他自己的娱乐方式；他喜欢瑞士的冬季运动和蒙特卡洛的小赌博。这正如一个带着现代人特有的习惯和特点的读者以这种方式读完古代文学，而他的现代性仍保留得完整无缺。在他看来，一切古代及中世纪诗歌的伟大作品跟他自己时代的诗歌都有相像的地方——或者，按他的方式来阅读，两者显得相似。因此，如果读者的现代性是浪漫主义（现代性当然会变），他会认为索福克勒斯^①作品最出色的地方就是《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中的夜莺合唱；但丁意

①（前496？—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传世剧作有《埃阿斯》、《安提戈涅》、《奥狄浦斯王》等7部。——译注

味着《地狱》，《地狱》则意味着保罗、弗朗西丝卡及尤利西斯：维永^①的作品中，最重要的只是古代法国，如此古老，如此令人向往。这种阅读方式在后来的翻译流派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那之前，经典著作翻译得像钦定版圣经或拉斐尔前派的作品；现在却翻译得刻板生硬，充斥着俚语和讽刺。这样的阅读自有其益处。采用这种方式的读者也会享受到一些乐趣。

不过，旅行的方式还有一种，阅读的方式也还有一种。你可以吃当地的食物，喝当地的葡萄酒，你可以过当地人的生活，你开始看到这个国家在当地居民的眼里是什么样子的，而不是从游客的角度。回国之后你有所改进，想法及感受跟以前都不一样了。读古代文学也是如此。你可以超越一首诗歌在你的现代思维中留下的印象。研究诗歌以外的元素，将它跟其他诗歌进行对比，并沉浸在远逝的历史中，通过这些方法，你就能带着当地人的眼光重新走进这首诗歌；也许你对那些古老的词汇所做的联想是错误的，也许诗歌真正的含义并不是你所想的那样，也许你觉得奇怪的地方在当时是常见的，而你认为常见的在当时却是奇怪的。只要你读完，你可能会逐步意识到：你第一遍阅读所欣赏到的其实不是什么中世纪诗歌，而是根据古词汇的提示自创的一首现代诗歌。当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运气好的话，你的第一次尝试未必会这么离谱。同是过去某个特定时间的事物，它们跟现在的距离却有远有近。

① (1431—1463?)，法国诗人，狂放无行，曾多次入狱。主要作品有《小遗言集》、《大遗言集》等。——译注

可以的话，我这篇文章就是要帮助第二种方式的阅读。原因之一当然是因为我有一个回归历史的动机。我既是人，也是诗歌爱好者：作为人，我对一切感到好奇，我既想了解一切，也希望享受一切。不过，即使我的目的只是单纯地追求乐趣，我还是会选择这种方式，因为我希望在它的引导下经历更多不同的快乐，那些快乐是我在自己的时代无法经历的，那些情感模式、风味和氛围只有在通往历史的精神之旅中才能感受到。我活了近六十年，只有我自己和我所处的世纪，我虽然也迷恋它们，但还不至于因此而不想看看这以外的世界。对我来说，那种游客式的国外度假简直是对欧洲的浪费——他可能从中得到的东西远多于他实际所得——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看到自身面孔的映象，那就是对过去的浪费——我憎恶我在一切中都只能看到自己（zum Ekel find' ich immer nur mich）。^①

不过，如果仅停留于此，我在这一端的要求之严厉，也如斯皮尔斯先生在另一端所表现的那样了。其实，这两种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结合的，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一种双重视觉来看待古代文本。我想，读维吉尔^②的《第四牧歌》时，这首诗歌对古罗马人的意义，以及后来它在基督时代的含义，大多数读者都能同时看到——或者说切换如此之快，让人感觉是同时看到。但这种成熟思考后的双重视觉有别于我们初涉作品时的幻想。

① 这是北欧神话中至高神奥丁所说的话。——译注

② （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作品有《牧歌》10首、《农事诗》4卷，代表作为史诗《埃涅阿斯纪》，其诗作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文学有巨大影响。——译注

“人对着玻璃看，
也许只看到自己的眼睛；
但如果他愿意将其看穿，
他就能看到天堂。”^①

如果他愿意。这跟把镜子上的瑕疵或斑点误认为真正的云或山是不同的。

在我看来，最差劲的方法是先接受古代文本在我们的现代思维中留下的第一印象，然后把“实用”批评的具体方法运用到这上面来。这种做法取的是两个世界的短处。如果你满足于跟科里^②一样理解赫拉克利特^③的警句，如果你满足于在《农夫皮尔斯》^④中看到霍普金斯^⑤发现的跳韵，对于这些幻觉，你最好能淡然一些，自然一些，甚至慵懒一些。用显微镜，却不聚焦或擦拭，这是愚蠢的做法。你只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毫无价值的东西。你那些尚未修正的错觉会转化成主动招揽而来的错觉。有批评家（通常是批评中世纪诗歌的）说“我们不能在诗歌中找到里面没有的东西”，这是过于乐观了。在这里，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如果我们的眼睛未受过训练，或仪器不好，会造成两种错误：它们创造出虚构的东西，同时又丢弃了真正的东西。

① 选自乔治·赫伯特《万灵药》一诗第9—12行。——编注【译按：赫伯特（1593—1633），英国玄学派宗教诗人，以词句洗炼、妥帖见称。】

② 威廉·约翰逊·科里（1823—1892），英国诗人兼教育家。——译注

③ 古希腊哲学家。——译注

④ 英国中世纪诗歌名篇，作者为威廉·朗格兰（1330？—1400？）。——译注

⑤ 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1844—1889），英国诗人，首创一种以日常言语为基础的诗歌韵律跳韵（sprung rhythm），对20世纪诗人T. S. 艾略特等有很大的影响，诗作有《风鹰》等。——译注